



端簡鄭公文集卷三

子履淳輯 孫心材訂訛

書

與吉陽何都憲

漢陽張先生至領翰教捧讀再三仰見吾丈望道
未見視民如傷之意民艱莫振吏治難齊事每違
心力多虛費此在吾丈一念不忘爾近世任事者
稍加經理輒矜利益皆非實事知其不能裨補日
夕憂勤則所濟必多矣至於吏治難齊由人之才
品與其時與勢自不能一惟開心見誠虛懷接下

令諸吏各得自展布即有差謬苟於行止無碍便
當寬假調劑之羣吏相信即民安而事集可庶幾
矣不大聲以色吾丈能事也秉此心以往當日異
而月不同也某承乏於茲百凡負心負知已負天
日者時有之惟吾丈能諒鄙心有所聞萬乞誨示
修改他日可相見無相愧也張兄篤行君子委非
袞袞謁人者特過信吾丈謂某爲可與共學者無
以應之不亦慙乎匆匆奉復不恭伏乞鑒諒幸甚

答虞坡楊司馬

領教知非時調兵芻糧爲急撤兵省費即至萬計
裁算濶狹神慮勞苦重以薊事甚棘京陵孔邇得
遊兵二枝進駐三河遏賊西向東兵聞之敢尾虜
後不復馳騁從薊北出塞者公之功也今時馬力
地利委難深入但潞東諸州縣庚戌午巳未三
掠止寶坻未至我之天險人謀賊盡得之秋高恐
更可憂爾留公雲谷干城固足倚孰若還公樞省
南北兵機咸出指授利益尤大言不盡別帖分兵
駐赤城者防北路而援東路駐左衛者防西路而

援中路仍俵馬勾丁給與軍資皆爲要務賞不逾時將吏始知勸覈功良不可緩此在省中諒悉從公議惟厚自崇護以副上下中外之望

答南岷王都憲

三湖之議某因昭陽佃後恐奸豪垂涎特疏申明禁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曾覆允不意復有此舉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况此祖宗典制豈可紛更某疏中止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曠地土而必欲假湖堰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煦煦於東汶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虞坡翁雲中首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

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爲是竊自慚不能侃侃如是今讀來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

答水東閔少司馬

領是月十日翰教并副帖知紫鴈二關內外囊橐載途倉庾如櫛非翁忠慎勤勞財以聚衆說以先民何以得此至於裁濶狹量登耗計徒庸平市易旁籌曲算雖蕭寇楊韓殆不是過矧千里緘詞恍如面諭文章爾雅經略具在翁之識慮安閒精神凝靖尤可想見也此間幾成旱暵上軫 聖衷殷禱周雩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愠旣解於薰風化更速於時雨粦麥將收於至日禾黍可望於秋成天時人事豈偶然哉安攘之功固不專在於戰陣間

也。想所欲聞，因并及之，使旋匆匆先此奉報。衣繡還朝，諒在旬月，瞻望旌旄，不勝戀戀。

與侯貞菴

承諭出處之分，詞嚴義正，敢不敬聽。顧鄙意有未安者，豈可屈于知己，隱忍遷就，不一暴白。夫出與處，人各有志。某弱冠時，投牒有司，蓬頭跣足，偃項俛眉，請試於文學之前。研墨伸紙，收視反聽，惟恐出之不工，自取夷落，以故瀝竭心血，罷構精神，巧說蔓詞，奚啻妖冶。旣叨科甲，獲見公卿，則又極其謹慎，不憚卑諂。坐則半席，行則側身，過則趨踰，立則偃僂。始亦面赤背汗，已而恬然，以爲當如是耳。夫旣已乞覓名利如此，今乃猥云錙銖富貴人，誰

我信然其之所以決志求去者老親多病故爾私情矧有諸兄義非終鮮獨得罪權貴人日積月深其間本末如甲申乙酉之事兄歸隴右或知之未悉今日所云兄所聞見即如春闈辭試官夏間辭言官之選者自分文學空疎不堪藻鑑又素無節義未諳治體臺諫清嚴自宜遜避若使斷斷大臣聞某茲舉即不獎借恬靜亦當以堅直許之乃今不然以爲立異以爲沽名以爲阻衆此直其名言如此其心又以爲吾欲羅之門墻付之耳目藉之鷹犬而敢於撓抗如此此其所以發怒益深而不可解也胡李二公昔吏外藩已而矯矯久負公輔之望今稍不遂其請寄則又以爲某間阻其間夫胡之待某真如國士李亦少加禮貌耳胡之忠鯁舉朝知之某又何與力焉轉展思之惟有裂冠冕乘耒耜庶得免於中傷之禍此某之所以決志求去也請即兄事更展鄙懷兄之廉剛雄諒竟見疑於金司馬西歸非兄志矣已而胡侍郎薦兄霍南海推挽兄桂緣霍而知兄張緣桂而知兄楊則久宦關隴素知兄兄今又爲吏部似可少行其志然以論恩澤公侯不當世及則不從以論凡鄙公卿

不當贈謚則不從以論陽明不當削廢則不從以論南州諸兄不當斥出則不從今又聞兄當以驗封補藩省不復進之考功文選此非薄兄恐兄一日持其柄諸人不得行其私也以某愚見兄亦宜見幾而作矧如某者既無金張比附之援又無長莊推揚之力而重之以勝詭傾擠之奸丁王睚眦之恨微讒顯刺交構萬端而尤貪戀光榮私利薪食不有暗昧污蔑之辱必有嶺南毒瘴之行矣夫仕之顯晦斷然有命命有台鼎雖一旬三疏亦不得休如其不然雖九頓首于權貴之門終不可得祇取辱耳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春籛平津晚出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某之此去其復來與不復來皆未可必也兄之要約豈敢懸度忘答自貽白圭之耻耶乃若擬鳳從莽如龍附卓先勁後回範詭易節不惟取譏于正直抑且厭快于權貴矣此某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于青天白日者也外議紛紛皆謂今之吏部有相識者求進甚易無相識者求退亦難某初不以爲然今某三疏求歸一切

廢閣于是始信人言之不謬而吏部之能困人也
此疏不行便當以痼疾爲詞請乞休致顧年纔三
十似涉不情 君父之前恩深義重豈忍恣然惟
兄委曲周旋得遂請告庶形迹之間少存遲悔是
出之機械之中而放之平曠之域生死骨肉之恩
感刻無量如再以世俗交遊煦濡之情浮沉前却
請斷來章萬萬無悔

答荆川唐銀臺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江東
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
若公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
異樣說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
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
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
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余盧相
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
司則有律在難輾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

秋去春來習已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爲俘鬼莫若於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於庚戌首尾十年况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浚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也

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不倫次

與荆川唐都憲

前具啓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
條上久安長治方略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
簡命寔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
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
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
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北而
不利於江南總計則賊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
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
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

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賫糧漏
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
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答方湖王都憲

承教知內調衆口外戡羣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
如此奈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
賊皆豪族巨室爲之耳目賫糧漏師肆無忌憚以
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
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諭三事第一
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
奸豪強橫之家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
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爲恩害已深而猶以爲
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

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裏愚意縣治設於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歸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於太倉黃渡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移之於浙於閩於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輒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下遊說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幸熟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

答荆川唐都憲

昨述真悃不忍飾詞來諭若督過何也某有見不以告吾兄更誰告乎兄尚疑某更誰不我疑蹈海闖巢誠不欲調弄筆劄某固信之亦不能不爲吾兄危之恐亦非直激懦將疲卒之氣而已備嘗險阻徧尋多訪理固宜然未云所謂易者轉覺甚難此真話也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于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海洋文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舟之賞是也復設視師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內從入與被虜並論

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圖
海外二事最爲要策但葉非自歸之賊蔣非絕域
之使以此二人爲可托又不若不行爲愈也盧帥
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鄉兵調土兵處置甚
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礱而時用之文臣
督帥擐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爲然雅
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鉞直可偶一爲之爾七復舊
制此國初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爲大創
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
亦有水寨原在乍浦沿海衛所舍田耘田誠爲非
策金堂玉環諸山某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
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舶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
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
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叅
將兵備并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
術也八別人才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
勝於唐堯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
廟謨極言兵變民變爲禍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
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來秋去秋去春
來今徧地皆有幸倭之盜時時皆有望倭之心何

日得息肩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獎諭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嘗至日本也五足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歛財者而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今日殺百姓祇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歛財者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如何又春汛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浙西移乍浦爲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

與彭草亭都憲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
年寇海鹽澉浦又寇福州温州是年初令浙江福
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
爲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
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詔諭
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
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九年
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
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乃築登萊至
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置

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堞軍福
興漳泉成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二十七年
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三月
勅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
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爲王時時掠
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所掠
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亦
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族寔
爲禍首 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
築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

臣今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
必專使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
責之絕其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
小種自不得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
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役賦困於飢寒相率入
海爲盜蓋不獨潮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
徒逸賊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
逞者皆從之爲鄉道爲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
於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魏純
楊淮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令自相擒斬來歸一

體宥罪或即令各賊親屬贖牌直至賊巢諭之如
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沒產若中國外夷人在賊
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策似迂遠恐
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
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秋其如
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
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
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
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
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

百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顧募之何如驅賊於陸必須步兵賊既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募人火攻之方可至於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歛雖寺鐘銅佛收毀鑄鉸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即宜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於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爲明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登萊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與

五言古詩卷三
卷三
答雷古和

翰教惓惓至愛感戢無地諭及云云誠爲過激苟
有公平廣大願治之心者豈能忘情近亦覺其意
向議論似非昔比海內善類望明公不淺收人心
收人才真格言也敬服敬服邇者中國狡賊通倭
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郡皆被其
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敝縣爲甚賊五至敝縣某
盡室圍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今其再生之日
可歎可歎小兒淳已移入府城萬一縣城不守府
城奈何思質公及俞叅戎搗巢不爲無見不咎通

番大家豪族齎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况羣
賊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爲不軌已非一日搗巢
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某嘗聞洪武二十年
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温台處張
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
諸倭故其爲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
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魏國公輝祖
安陸侯傑練兵都督于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
高楊文往來勦捕蓋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詔諭
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
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禍首而小民苦
於貪酷困於徭賦迫於飢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
之爲奸細爲鄉導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
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
首家屬安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
生靈受其殺戮污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
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天下十五今貧者
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
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永樂遣將遣使諸已行典故
密密幹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

答盧嘉興

昨遣僕歸曾復均稅覈田事是時恐或尼于豪有力者迅筆草草條其利害極望有成不意石江中丞暨少谷君子亦竟不能排衆難畫此百年規可歎也即事成豈能保百年無弊顧緩急何如此法不行數十年後雖豪有力者田連阡陌皆爲鳧鴈萑葦之場貧民流徙飽煖之家里中人相援就貸勢且必至我朝東南賦法三變矣今之不可不變甚於周公况公時嗟乎誰其任此執事努力爲天子牧養斯民寧惜任勞任怨即譽慚一時未若

功在百世况不任勞怨譽未即得任勞怨公評或
不可泯惟高明裁之

與吳默泉

旬朔前錢封君行曾脩啓附呈想得入覽我公膺
茲簡命所謂遺大投艱賴天之靈河伯效順漕渠
通利一日萬艘盡渡徐呂此 聖明感格而我公
福德亦豈小小哉乃若明春之事我公諒有長策
也河淮濟三瀆并於一渠諸川且不可數計安得
不潰裂四出乎神禹止一河入海處讓地五百里
今旣欲除害又欲資利又欲爭地安能一一如意
也同年三紀落落曙星白雲石林二兄幸爲撫屬
幘幪多矣嗟余小子家鄉寇難盡室遷移東奔西

走今且半載迄無寧居奈何奈何茲因東溪座主
何翁乃器孟賢兄謁選之便念我公篤於舊誼百
凡自能照拂生辱在同門且寓此七年與孟賢往
來見其勤儉謹恪克紹家澤於其行也不可無一
書爲之先容敢勒狀上陳伏祈台照諸所欲言殊
不能悉臨書無任惓惓

與梅林胡都憲

翰教云不問賊之來否惟當整兵以待壯猷長策
無過於此但聚兵易散兵難養兵尤難奈何公今
水陸分布洋嶼海岸腹裏皆得險阨先聲所至賊
且遠遁然此皆除戎禦寇之事若弭亂安民久安
長治之計公固熟籌之而未肯盡言之力任之耶
九重倚望真切即百戰百勝袞繡遄歸尚未可期
海內人材公所知也誰其代公克齋公近聞 聖
意欲移之宣大金陵危疑意必煩公今又付之芳
溪公矣復先朝番船之舊制解近日封海之嚴科

收豪傑於賈販之流消神奸於強暴之族非公精
神意氣誰辦此者久不奉候抱歉種種惟諒其心
略其迹察其無他腸而垂照焉

復胡梅林

領教知賊情緩急撫勦端緒今歲江浙間賴明公
保障賊知斂縮春夏麥禾民得穫耕功德偉矣但
其深入淮泗者水陸轉掠縱橫千里二陵五壻相
去不遠傳聞駭異奈何開市之說既不能蚤圖於
壬子之冬及至沈庄之後海旣授首洪復獻俘人
誰我信今則我無必勝之策賊無必歸之意幾會
反覆憂方深耳且主客職方議如矛盾樞臺督府
恐亦如之江淮道絕今已四月撫市之疏今已再
上日復一日明年春汛又至矣某念鄉閭剝膚之

災故敢盡言伏祈台照

與胡梅林

是月初十日大巡公疏至甬翁即晚錄差人馳上
似與尊疏不相合說者又云二書記之姓似賊有
意豐州之號或即王直外洋大船多至二三百均
爲可疑以是此間主議者不肯堅決前疏中何不
入日本字并捧金葉表乃原降勘合字樣賊不信
我我不信賊其間用計貴在得人嗜利奸氓紛飾
語言不可憑亦不可拒將計就計乃可去歲沈庄
捷時即宜收海尸歛而祭之奏官其弟庶爲今歲
開路當時便明言海計獻賊酋首先歸順大兵一

進勢難分別以故勦滅亦與撫勦兩不相妨今日
直至必須另作一局而矣幸尊裁

復聶雙江

即日捧讀翰教仰見庇覆周旋真德實意感戢無
地七八日前半洲公檄至某才本凡庸即乞移文
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
報啓行庶於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
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某撫屬比之江
南賊不足深憂而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募
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
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
必能平內盜因而竊發此腹心之患也曾具啓奉

聞若浙西蘇松江北三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爲患伏惟明公道德文章伯仲伊周匪直韓范儔匹而已朝野倚恃腹心干城但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又尊翰欲問荆川兄隆中之術某竊念孔明出師表中亦云此皆數十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祁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觀人材不甚相遠但難其忠實不欺可倚任者付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未倭奴也某所請未蒙准留洋麻港東西海所把總委相應比例添設掘港亦欲比例上請日前奏未蒙施行故且遲回伏乞裁答顧平溪孝友廉靖端毅明達漕務非此人不可萬乞久任俾某得與共事至幸至幸此我翁所知向承見教恐一動移難云重其任似於國家未見有益留之漕司賜璽加官可也懇切懇切公差人甚急迅筆草草語不倫次萬乞垂鑒

復王端溪

張鶴事三承教三奉復矣何以尚未徹覽也茲領
長翰副帖仰見元老愛君憂國壯猷遠略有非後
生所能測識者但今輒云倭寇然而非盡倭寇也
生去年在金陵嘗告白灘掌科亟宜宣諭倭夷招
撫華人部議允行已而中止近日生又上疏乞亟
議招以消賊黨尚未有旨蓋賊千人中倭夷不過
百人其躡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
聲東擊西知我虛實者皆華人也若不包荒含垢
卑爲區處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數年之後或有

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
矣昔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
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
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暲楊文劉德出
戰又遣都督于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
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
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藉爲水軍至數萬
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
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
則今日事勢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
謹領尊誨奉以周旋匆匆不及詳且語不倫次統
祈台照不宣

與謝與槐

是月二十日望湖公過廣陵傳示教翰兼領腆貺
知桑梓無虞皆我翁德威仁澤也某入淮未兩月
日先期守將江南策應久之不回催督四五竟不
至比至賊已登岸七日矣如臯海門小縣無兵擒
斬至四十餘名顆渠但閉門求援表擒而賊稍斂
退近幸計擒叛賊顧表兇惡詭詐分布倭寇及海
上鹽徒爲間諜奸細此而不擒即他日之汪忤瘋
矣南都備倭甚急遣阮長官至江北募兵具題而
來不復敢阻况西界汝蔡蘄黃皆有賊徒多至四

五百人少不下百十人隱而未發然可憂最甚漕
務乃廢弛又更僕不能數矣其本孱軀素無學術
又不諳吏事一旦當此豈能稱塞百凡乖謬萬乞
不吝條示俾得省改少追罪愆幸甚幸甚茲因倭
寇焚糧船事未審門下作何處分曾否題知或別
有委曲恐與漕司相左故特專人賫文請教即今
五月至矣恐不可再遲也楮往神馳有言不能盡

統祈垂照

與半洲張督府

維揚侍教受益甚多真勝讀十年書袞鉞方渡江
而霖雨適至此洗甲兵之兆三捷之功諒在旦夕
顥望顥望茲啓毫兵二百餘人蓋自四月調來今
幾五閱月離家既久不無授衣之望生初擬中秋
賊情稍寧更番放回昨奉尊命義不可辭以是即
時督發不意此輩素聞江南糧餉之艱安家銀兩
渡江始給愚民小見遂謂賒帳木桃畫餅徒成話
說遂爾逃逸數多生統轄不嚴罪復何辭奉別方
至天寧寺喬叅將來白此事惶悚無地已隨令喬

叅將別行選補務足四百名之數安家銀兩遵奉制諭亦令揚州府就此給散聽候軍門裁處毫兵逃逸者行穎道提問夫人情易動而難安事機難得而易失生屢以糧餉隨兵奉瀆正慮此也况淮西風俗雖膂力强悍然亦難於約束相州岐溝符離往事可鑒遼陽雲中上谷尤耳目所覩記生辱知愛不敢不盡其愚伏惟留神

又與張半洲

某少尋章句壯習耕漁雖嘗玷仕籍數年其於軍旅錢穀刑名百務不啻面墻昨廣陵侍側浹旬凡所見聞孰非教益始知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非虛語也別後因 萬壽大慶冒風雨馳行三日始抵淮浦得預班行之末意明公渡江當在丙子順風時雨殷雷迅霆皆元戎三捷之兆殊慰鄙懷通州舟師如期督發已具咨報揚州陸卒諒亦在行追擊分布蠶茲醜徒授首在即某承役江北實藉庇覆茲領尊檄條具八事草創膚淺殊不足觀

仰惟明公安攘籌策經濟文章不吝潤色必能孚
廷議而動 聖聰矣萬祈垂誨不勝至願肅清海
宇軍務寔勞更乞厚自崇護不宜

報李古冲

某因山東兵至七月二十四日趨廣陵八月九日
冒風雨渡重湖還淮得綴 萬壽賀班而尊翰付

華指揮者適至有隕自天歡喜無量但獎借過情
益增惶悚某所控訴實出懇悃未蒙憐察顧委諸
調笑不勝愁歎不勝愁歎某之伎倆明公所知乃
今舉萬鈞而加之駑駘竟不慮其顛踣以死得無
太忍乎真切真切某至淮浦值饑饉師旅之後賑
濟甫完倭寇卒至漕途幾梗今雖賊退運舟過徐
而生靈荼毒亦已甚矣待罪之餘未審 聖明肯

寬斧鉞之誅否萬一未得罷免明春漕事更復艱
難况今境內千里旱蝗民窮財盡而數爲江南所
苦徵兵括糧日無寧時恐外寇未平內變將作性
命尚未可保豈敢他望惟願故人不志三十餘年
舊誼曲加庇覆使得蚤遂首丘之願足矣行人索
報書甚急匆匆不及詳兼以情緒蒼茫言不倫次
伏祈垂照幸甚

答吳初泉

日者因海寇縱橫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
此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
畫甚明不啻指掌非開誠布公協心體國何以得
此感戢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
又必須取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
再無別道必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
豈能越平望而出雪川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
堤也某於六月十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
糧欲於正月兌完浙西江東七郡米石二月前渡

江以防春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
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某
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蝗軍
民困苦一則糴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
弱質非材展轉思議別無長策奈何奈何天時人
事一旦至此人臣事君義不辭難若終無益於國
計民瘼死亦徒然爾言不能盡加之十羊九牧事
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即使漢何唐晏直此
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况不肖如某者乎令弟節
推在廣陵偶有恙今已平復初任驅馳過勞耳無
足慮也使旋匆匆矧有江南報益增悚懼豈惟江
北江南休戚相關兵威賊狀所係不小臨楮惘然
何日面晤

與少渠張太守

別後一領教言再呈啓劄情深義重非徒尋常寒
溫而已未審近日境內財力何如徵歛得少寬否
春麥可登場秋苗曾入土否愛身守正達權順時
公素所問學詩歌赤烏易占素履萬祈益自崇護
言不盡

答克齋李都憲

海寇突犯江北其說頗異或云風也或又云非是其敢於越浙西江東而窺淮泗抑別有說耶來諭兵刃小接屢戰屢捷釜中之魚決無生理仰見壯猷度此時次第勦逐矣鄧子擁萬兵而賊登岸罪復何辭寇在門庭而經費缺乏度支義不容吝况聖明注意東南尤不得不如議施行顧未能如原擬之數爾詳觀部署方略賊似不能南出瓜儀恐掘港以北或從夷陵間道出郵寶或直走鹽城麻洋廟灣雲梯則運道亦可慮也賊徒至萬非翁文

武全材孰能禦之努力奏膚功至望至望使人立
候報書草草不恭伏乞垂照幸甚

復東郭鄒祭酒

某無似仰止門墻二十年餘矣別後雖三奉教言
殊以未得瞻對顏範爲歉近令孫春元來京復承
手翰雅音開緘捧讀如侍杖履喜甚喜甚恭惟門
下道德文章師表海內遲遲巖渭天意云何人情
夢卜此其時矣况薛鳳荀龍淵源家學堂播箕裘
奕葉濟美尤衣冠盛事也某不閑吏事晚叨此役
百凡愆謬徒自知之朝夕匡掖寔惟令器諸君子
是賴有聞萬乞誨示俾圖省改至望至望匆匆奉
復語不倫次統祈台照幸甚

答黃潭陳都憲

往歲謫居和陽仰承教言至今不能忘丙辰春京
邸相逢冗俗殊失禮嗣後袞鉞南征未能修候顧
辱記存翰貺并至感哉何如仰惟執事南畿開府
控扼江浙凡善類所屬望與執事所自期待者均
有在矣近舟山遺孽已離巢窟但春汛不遠未審
後當何如要之頭上難於絕內賊末後難於弭外
寇故賫糧漏師亂孔不可不塞番船海賈利源不
可不開惟任怨任勞任利害任毀譽者能決此策
遺大投艱非公尚誰望哉

答虞坡楊司馬

某忝竊臭味依附門墻夙勤山斗之思寔抱型模
之願三年皮骨僇過有聞一味素餐課績無效誤
蒙恩渥仍玷班行教掖之功敢忘所自獎借之意
其何以堪伏惟明公兼吉甫文武之才分符鎖鑰
蘊張仲孝友之德虛席樞衡 聖明倚重如干城
縉紳信嚮如著蔡顧垂念於菅茅情逾伐木遂遠
遺於文繡貺比緇衣徒誦金玉之音竟乏瓊瑤之
報謹修蕪啓敬致菲儀伏乞尊慈俯鑒微悃臨書
無任瞻戀

答陽華章都憲

翰帖并至知麾鉞尚在汴汴中注措宏大而周密
桑土衣裯之意知者鮮矣諭云南倭北虜人所共
知汴控三省之中當四方之會萬一有變七省一
脉深憂豫圖非公安能及此訛言飛帖竟爾消奪
公之功大矣大疏所陳雖未直指而情狀自見太
原之變厥鑿不遠方溪公及蘇山職方必從來議
其他事端亦宜次第及之近有漕臺之命度其責
任不減於汴有司不奉約束官軍極其疲困諸省
各持意見部使類喜紛更數千里外止憑一劄我

急彼緩我重彼輕不可意事日有之至於鑿山煮
海狼於萑蒲轉壑推溝瘠於鴻鴈且介郊圻申畫
之間又直水陸午道之會尤爲可慮公純心偉畧
遺大投艱信非偶然也何日接膝言所難言楮徃
神馳伏祈台照

答兩華羅大叅

上年閏月二十五日具啓奉報今秋又過半矣相
望且萬里瞻對不可期義重聚樂想同此情也執
事古行古心有爲有守徘徊遐徼出入四載大叅
之推至再至三始得之何其人易而公獨難耶非
巧拙殊途即淹速有數也茲承長翰真德實意油
然滿紙恍若面談更辱垂問淳兒非道誼通家何
以得此感戢感戢某賴庇給由伏蒙 聖恩贈及
兩世下廕小孫心材旣免三禡之虞重徼一朝之
貺寔出望外意所欲聞敢附及之

與梧臯喻都憲

某久仰門墻未由瞻對春初京邸得奉顏色領教
言殊慰生平徒以冗俗不得時時款語爲歉近承
簡命開府西畿經文緯武之才於茲得展布矣顧
今之時咸知外攘之難而不思內寧之尤不易也
安得年穀時熟徭賦均節而休息斯民乎諒公忠
慎勤勞於此獨留神也茲承翰貺殊感存記使旋
匆匆先此布復別具縑衣少伸鄙敬統祈台照幸
甚

答克齋李都憲

領翰教往來水陸勞心勞力忠勤可想見江南江北事此間公論甚明今亦須兩解時勢至此豈有明知遺賄於賊移壑於鄰而付之若罔聞知乎况此情不特東南爲然西北諸鎮皆然不獨今歲爲然其爲宿蠹久矣度此時貴鎮已有捷報目下且得休息但恐秋去春來終無了期若非拔根塞源另爲經略日復一日財力並困禍不在海島而在閭里中也翁志存天下素抱經國遠猷何不分明條議上達 聖聰乎

與同野李都憲

曩承翰教草率奉報已徹尊覽再辱長緘深感存
記雲中虜患日侵士氣益衰出塞搗巢爲奇策豈
惟牽其東窺之勢抑亦警其南伺之謀非公壯猷
何以得此懋功之典諒簡 聖心虛江總兵同心
共濟訓練強兵防秋之際必大有獲但今南倭北
虜尚未殄滅而軍情民志所在動搖內戢之計殆
又難於外攘矣遺大投艱非公孰望哉

與永明張都憲

承翰教并副帖知春防有備醜虜失利退去非公
壯猷偉略夙夜勤勞何以得此上寬 聖主宵旰
之懷下慰善類倚注之望喜甚喜甚大抵安內攘
外皆以得人心爲本欲得人心惟有不妄用其財
不妄役其力爾小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况天地
鬼神垂鑒乎漁陽全境晏然寔是我公得人心所致
不佞不佞旬日二麥收成秋防又覺省力矣

答柏泉胡中丞

承教言日夕瞻望昨見試錄序始知復有西臺之命我公經文緯武之才蓄積既久出而一試之東南不足慮矣但民窮財盡所在騷然官府既寡廉靖之節士夫又肆侵剝之禍驅民爲盜不可不交任其咎也旌鉞西指愛莫助之來諭云別無竒策惟秉持此心昭對天日上報君恩下解民怨爾然貴省事比之他省尤難今之甲第聯雲侔于王府者誰之財力也况猶有秘密於此者乎從此能斷絕小民自信之他事可行矣來使取報音匆匆不

盡晤語知何日真切真切

與董北山

金陵再候不得一奉教言爲歉爲歉報政有日當道諸公挽留再三者以執事威信素孚而忠勇其天性也然孤兵力戰竟無中權後勁之助雖孫吳奈何收功桑榆古名將皆然幸益自愛近聞返旆豈當道者不聞孟明之事乎抑執事以其難與共事而求歸也鄙心惓惓專人走候賊中動靜與所以防之破之之術萬希不吝見誨盈盈江水欲見顏色而未能也垂諒幸甚

答濯溪間柱史

某無似側聞道譽傾逝久矣繡斧至金陵始得奉
顏色聆誨教爲慰方圖修候趨趨未遑而雲緘適
至獎借過情且感且愧仰惟門下純心粹學克養
懷民戢吏胥得之矣不佞不佞遄歸有期例應事
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爲大願留意焉悶悶者或
有裨於細民皦皦者或無補於實事循良者或未
盡出於科名貪殘者或非皆由於異路門下照臨
之諒無遁情也江湖滿地後會何時臨書無任瞻

復董後峰

癸卯冬奉違光霽忽逾十年往嘗二過高廬再登
堂庀尊翁音容恍然如在感舊思賢情不能已徒
以孫迹市朝交遊鮮少不獲一致書於記室爲歉
然每會閩中人士知善政善教固已駸駸乎乎著
矣兩漢時最重二千石以爲吏民之本務在得人
故漢時吏治過於唐宋近乃大不然矣崔莊敏王
端毅能幾人哉以事上則毀譽動心以臨下則嘖
笑任意宜其情理之不相通也執事學有本源才
尤敏達三年有成庶幾近之幸益自愛不沮不渝

光樹勲庸是望是望茲承長翰兼荷腆幣深愧先
施且感厚誼謹修小狀附使奉復匆匆言不倫次
伏惟諒之

與石渚馬年兄

相違日久相思日切况弟多病日益衰弱感舊懷
賢此心更轉輾也春中小价至京完事辱明公倦
倦厚情渠輩雖不解字義亦善窺人顏色獨謂明
公於某休戚相關似與衆大異也感戢感戢令親
凌司城才行皆不凡自足見知於大吏某未效分
毫之助爲愧耳茲因其考績北上便具小啓奉布
素悰欲言萬種不敢盡伏惟明公垂照爲幸臨書
目昏手顫不能成字不得已付吏人錄上前去八
十有幾年更乞保嗇至望至望

與孫季泉

往歲京邸極承知愛形迹若踈而心神傾注久矣
別後奔走江干趨起仕路幾欲致一書於記室而
未果也近聞晉位銓衡善類欣欣想見風采況於
因緣桑梓夙被膏華者乎伏念某任情信已讐過
寔多欲蓋彌彰爲衆所棄尚賴明公獨加憐察比
蒙推轂獲玷清班未遑布謝迺辱先施令人愧感
無地仰惟明公秦誓休休何須旡李臯謨采采不
棄菅茅至如某者所謂察之衆好而不知其惡也
敢不勉自濯磨上答知己顧近年以來屢遭家難

百念灰冷病目足疾離披已甚苟祿南都或可歲月倘有他轉鞭策不前矣茲因劉常山人便敬備短狀奉候起居諸所欲言尚未能盡伏乞台慈俯賜照答臨書無任瞻戀之至

與彭草亭

衮繡東行不得向候爲歉自後邸報云云大抵事體已定但我公才德並著衆所倚望今所統督益復重大天下撫臣未有領十三府事漕粟二百餘萬石銀幣布縷不下數百萬又加以師旅之任者北山之詩非虛語矣萬祈坦懷順應無起他念所恃者 聖明在上君子盡其在我智者行所無事我公素所蓄積也茲因方泉道長使旋謹此奉候諸所欲言尚未能悉惟台照幸甚

復汪春谷

奉違道範於今五年音問濶踈亦已兩載盛德至教日夕不忘未審何時得侍左右也明公去任漕渠大壞迄無善策當是時盡明公材志經理豈至勞費而無功如此槐野兄至金陵可謂知明公者久淹藩省用人者亦爲讒夫所動乎自古亂天下者貪夫暴夫讒夫而讒夫之禍烈於貪暴吁可畏也近日北虜抵紫荆幸未深入歸德之盜往來中原且睥睨濠梁倭夷結我奸商及海上人肆行無忌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登萊南北數千里皆

被其害慘毒不可言敝縣被圍先後五日孤城僅
完郊墟四十里內不啻雲中上谷矣邇來寵賂公
行官邪政亂小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饑寒
相率爲盜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方
殷耳况軍旅又不足恃乎明公抱經濟之略凡此
皆與有責焉故敢及之貴屬來得長翰深喜深喜
因其還便敬此奉復并致契濶之私伏祈台照尚
容嗣音

與吳默泉

日承教翰知淮揚徐沛流移安輯惟山東所在盜
起不能不厯我公之憂然朝野羣情倚賴攸重諒
能先幾豫戒豈敢闖覲昨見邸報聞賊北走彰德
波及臨漳則高墻之說亦不爲誣草竊小醜干紀
至此是可深慮海寇乍來乍去嚴冬尚在東隅明
春風信時有大舉且屢得間諜皆言其造舟結黨
漁丁島人動以萬計草亭思質二公經理勤勞增
墉濬渠除器積粟皆已有備而戰將乏人巨艦未
集人心幸禍訛言日興重以內郡奸豪反爲賊地

齊糧漏師禁之不止奈何奈何卜居郡城寔非得
已田廬墳墓日夕關心宗族姻里類多破業某雖
悉力圖之僅可保明歲不至流散萬一賊再至自
顧亦不暇矣家人旅寓荷尊嫂令器體公素愛時
賜照拂此誠宿緣感哉感哉

復蔡鶴田

某質本凡蒙數尤竒蹇動遭逸口事輒危心其在
時流視爲陳物獨賴正人君子答其無他每勤注
念雖未獲奉候記室而交遊來往傳道高情者蓋
亦屢矣豈敢自附於臭味之同抑亦相諒於形迹
之外興言及此感哉何如欲圖報稱惟此心爾茲
者遠使過臨拜受長緘登嘉腆幣愧負益增歡喜
無量於是愈信所聞之不謬而明公包荒棄瑕念
舊不遐遺之意不淺淺矣仰惟明公道德文章政
事表著朝野暫借麾鉞行躋槐鼎海內善類得所

瞻依某素辱知愛者無能自效尚冀愁樹勲庸流
光旂竹也

復右洲劉大叅

某行役淮揚深承巨掖馬頭之役調兵給餉身先
將士殄殲劇寇皆公之功也某得追於罪愆而公
獨徘徊藩臬慚負何如京邸再聚首徒以冗俗不
能時時罄款別後又踈候問爲歉比者借重敝省
尚缺致賀顧辱存注翰貺并至今人且愧且感仰
惟執事才兼文武望實旣隆江淮之間尤著竒績
年來閱歷閩浙本以干城腹心相倚賴也但積習
旣久蠹壞已極財盡民窮尤難展布惟事事節省
拊循百姓專意安內庶可外攘若乃練鄉兵聯保

甲非得賢縣令不可百務皆從縣起縣令不肯同心協力上官即有良法美意亦壅闕不得行矣敝縣斗偏海濱久缺縣令昨始選何進士思謹觀其狀貌才志似足任事蓋在吏部觀政默翁所簡授者萬乞誨詔之使旋匆匆謹此奉復

復希齋陳都憲

某因緣臭味嚮慕久矣去春京邸奉別忽又逾年再承書問感戢何如乃今 聖明簡注開府楚中未能致一書於記室顧辱存記翰貺先施令人益增愧悚仰惟我公緯武經文才行並懋黃裳素履表裏相符旣離藩臬而陟臺省發揮事業康濟時艱凡善類所屬望與公所自期待者均有在也諭云江漢之廣寔兼民夷之司保釐之任非我公孰負荷之召南棠芾典刑具在我公何讓焉但民窮財盡百凡取辦勢不容已安內攘外竟無善策奈

何盡百八...

...

...

...

...

...

...

...

...

答蔡知府 揚令

往歲行役淮東時值倥偬才力綿薄莫能展布百
凡寔賴扶掖過承曲護罪過種種不致鑄暴至今
思之殊不能忘執事宏才清操取信銓衡擢之知
郡所謂篤實輝光自不容掩也某緣病冗諸凡濶
略顧辱存記示我華緘重以腆幣令人益增愧感
仰惟執事蒞郡以來名實益懋有守有為上下孚
洽某辱知愛欣慰何如萬祈益加珍愛不沮不渝
如崔莊敏王端毅二公皆以守郡治行致位台鼎
公何讓焉

答橫泉雷憲副

某才識謏劣一無所長至於刑名之學尤所未習承乏於茲旋檢律例百凡乖謬實賴執事開誠曲誨俾得省改曾未逾年竟爾違別谷風伐木情可知也即刻領長翰如對顏色喜甚感甚諭云東西驅馳周歷邊關在天津者不踰旬朔勞苦奈何虞坡翁又有此疏度至秋初且有漁陽之行公沉機朗識當此盤根錯節直揮斤游刃爾然兵凶戰危况積弊之後亭障壘壁器械芻糧皆所未備內輯外攘不可缺一而內輯尤爲急切今夏麥無收秋

苗又澇即使蕭葛韓關尚難措手每一念及未嘗
不爲當事諸公憂慮也尸祝樽俎從容禮文此何
等事而可大家不知痛痒乎真切真切

答方湖王都憲

數承翰教愛莫助之海賊山寇沓犯閩中憂勞奈
何所恃者我公忠亮明達文武兼資足以獎率吏
民而鼓舞兵戎以次第勦逐爾別帖云云大抵此
弊自大江以南直抵嶺表皆然昨印巖公亦云賊
中多華人爲耳目幸獲之又多方行賄得解脫從
末減人心至此但圖利已不顧桑梓殺掠之禍此
其人豈有種哉天地神明必鑒之我公堅心勁節
諒不爲逸口所搖也

其人不肯就天賦... 未及... 中受華人... 發自大... 與樊侍御

五月廿一日延平教翰至知閩中寇難兵食皆窘
修攘之策寔勞神慮且議論紛雜或曰寇不可不
殲或曰非寇也急宜撫之或云撫之是招寇爾或
云內賊難去或云賊自外至何尤於內要之皆非
公論外賊本起於內賊內賊不除除外賊祇見其
難也此事直須另立主意方可結構不然諸路未
嘗不報首功而地方益見殘破何也

與余漳南

某律例之學會未肄習晚叨秋署奚啻面墻百凡
 乖謬深承匡掖竟為有力所奪况以仁賢君子當
 此繁劇之地奈何顧惟揮斤游刃才有餘裕非遇
 盤根錯節何以自見幸留意愛養休息民財即已
 財官事即家事也但得師旅寧戢工役完繕年穀
 時熟便可臥治淮陽禁闥長孺不能忘情惟執事
 留意

答東溟范都憲

曩歲郎署追隨時公已負台輔之望嗣後敷歷中外名實益著去秋京邸相逢得奉顏色請教甚喜匆匆違別不覺更歲仰惟門下端諒貞堅才器雄偉稚圭重厚復之敏達寔兼有之開府南服控制諸省內輯外攘文武迭用莫緩有期尊諭所謂法令頽弛兵罷財殫大抵所在皆然非曲爲經畫委難濟物

與永石張都憲

臘前春後再領教言深荷存記比聞塞外頗有賊
踪調度兵食正勞神用尤軫念民窮懇疏請賑蓋
攘外必先於安內真至計也閭里苦楚怨咨痛癢
之狀疏中甚詳其緩急輕重又有差別矣夫國初
徙外省之民實圻輔今可坐視圻輔之民轉徙外
省乎當事諸公必能如議題覆見諸施行也通糧
雖少天津倉又何吝乎二三年後責民抵償恐亦
不當如是但發廩之際酌量轉運亦未易處爾救
荒之策自古爲難公之憂勞槩可想見愛莫助之

奈何奈何

與同野李都憲

條上邊事者多矣未見有如執事此疏者洪武中
司徒郁公新嘗議之 聖祖亦深以爲慮今且二

百年况雲中斗逼虜巢俗習强悍使此輩不得其
所怨詈憤恨懷逆扇禍勢所必至往事可鑒疏中
首言賑恤以收窘困之心委宜急於歲祿帑金四
萬即未肯盡作賑數亦當取其半婚嫁及時最近
人情此不獨宜行於雲中八省皆當如是內經親
王外經郡守典法固不廢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
飢豈得三月無所仰給前欠者督催藩司將來者

議入會計或可免於空乏耳史冊所載庶民亦得徙就寬閒處况宗人乎名分別於貴賤約束嚴於莊曠惠與威可並行也關內代遼縱未可輕議關外渾蔚可徙也鄙意以爲我公此議急宜見之施行親親仁民安內攘外弭目前之害貽日後之利一舉而兼得之司徒宗伯二公皆有開誠布公廣忠集衆之意諒必如議請覆也

答湛泉王文選

前月二十七日領手翰并副帖知道履康勝爲慰仰惟吾兄清風勁節宏材邃學久臥東山竟無有能少効推轂之力者某乃忝竊仕籍因循歲月王貢之誼安在顧麟游鳳儀良有天意龍潛夔螯且盡人謀爾兄高名滿海內不問識不識皆知嚮往乃亦有覩顏色聆緒論者亦不相知仲尼平仲謂非命耶諒兄不介意也

與永明張都憲

承翰教并疏稿知春防有備醜虜失利退去非公
壯猷偉略夙夜勤勞何以得此上寬 聖主宵旰
之懷下慰善類倚注之望喜甚喜甚大抵安內攘
外以得人心爲本欲得人心惟有不妄用其財不
妄役其力爾小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况天地鬼
神垂鑒乎漁陽全境晏然寔公得人心所致也不
日二麥收成秋防又覺省力矣

答柏泉胡方伯

某無似夙承懿戒亦勉自樹立求他日相見無愧
色顧庸劣之資事至輒乖謬積有罪愆尚不覺悟
仰荷 聖慈不即誅殛薄示譴黜爲幸多矣五月
十三日旨下六月二十七日抵舍酷暑長途良賤
無恙秋禾將熟鈴柝晏然皆公庇覆也杜門省過
不敢修候乃辱記存長緘腆貺一時并至感甚愧
甚諭申云具悉此套已習成即欲刮磨殊未易爲
力獵較之意可想見矣羸提羅波蜜有味且曲處
之即不可忍有去而已擇而處之公素所蓄積也

使旋匆匆敬此奉謝不敢令僮僕至官府乞垂諒

答胡子忠

辱委先公傳後之文僕何人也敢當是任來翰謂僕受知先公義不可辭又謂莊渠翁亦謂僕宜任此後顧僕才力不能發揚且無足取信僕昔見行狀頗略亦欲妄以詮次爲先公小傳傳未即就曾於狀後略跋數語及觀年譜中儘有可議自昔史傳何代無之惟秦漢人才精彩渾厚皆遷固叙述之功後世史官非才即如汾陽敬輿稚圭君實諸公之傳已覺奄奄無氣遂使諸公當時忠誠懇惻之懷好善嫉邪之志進退義禮之節內外經理之

勞皆不得暴白明快以詔後人况其他乎先公忠
毅端諒不爲公卿臺諫時輩所悅賴 天子明聖
眷注保全脂韋汨沒取悅於人者反多掠譽辭益
久益傳先公不爲時輩所悅又能保其無詆誣於
後世耶年譜叙述雖詳但嫌行移文字少典重之
氣謹嚴之法形容之力即如陳九疇邵杰趙郎中
哈密諸事皆有難言者言則恐以虛文賈實禍或
可成就此書藏之家笥姑俟數年方行刊布可也
且芒部功次再三議與內閣不合薦馬昊得旨且
用桂冢宰以昌化之憾遂發怒於此疏公侵職此
皆大節譜中不見載何也豈諱之耶前數事旣不
諱又何獨諱此也要之先公心迹可對天日僕又
安能軒輊耶莊渠翁宣取名臣錄俟後尋得即奉
轉達餘惟心照不具

復王知府

某無似惟好賢一念竊慕緇衣仰惟執事學行端
純才諳朗達凡諸注措寔飫聞而嚮往久矣昨過
姑蘇始得傾晤所見果如所聞殊慰生平別後二
日抵舍徒以罪廢餘生分合杜門省過以故未敢
脩謝乃辱記存翰貺并至獎借過情令人且感且
愧使旋匆匆敬此奉復別具菲儀聊致鄙忱村庄
僣僕不敢輒造臺府統希垂諒

答黃海野

某無似忝附同年同寮同心同遇三十餘年於茲
矣中間聚首曾不數載音書落莫亦似無情然伐
木興思緇衣在念北海東海之濱所可共見者惟
此青天白日耳已亥別後五年而弟有江干之謫
又十年而有淮浦之後徒以歛跡市朝交游鮮少
金陵數年蕭寺對野僧江頭看流水而已以故不
獲致一書記室罪甚愧甚比得手書副帖如覩顏
色如聆音誨感舊懷賢極增愁悶恐懼安樂日異
月新曷徑坦途竟不可逆料而趨避古昔聖賢憂

勤惕勵以終其身良有以也弟本孱軀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一旦承乏漕司百責攸萃軍旅錢穀刑名賊盜飢饉皆非細故且當此時勢竟未知善後之策每憶先君治命官至四品亟求歸田毋貪利祿官高難稱塞又難解脫慎無忘余言弟不孝不能敬聽乃今進退維谷奈何奈何弟藉先世遺貲勤生儉用亦足自贍近因倭寇屢攻圍焚劫家事半爲所廢至今弟姪十餘人尚無棲止婚喪百費仰給一人今歲尚可支持後賊復至悠悠蒼天孰爲樂土乎弟丙午復喪繼室因有庶子三遂不復再繼長兒履淳今年十九已補府學生次兒準初知行文幼兒洵但覓梨棗賢令器已登國學業亦大成龍駒豚犬本有種也餘懷尚不能悉

與毅庵

某夙承聞譽傾遡寔勤未遂瞻依候問踈濶罪甚
歉甚某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尋常職守自分尚
不能勝况 帝鄉四郡表裏江淮雲帆萬艘襟喉
水陸重以飢饉之後加以師旅之後人情易致驚
疑事體未能歸一竊恐歲運後期春耕失業罪愆
匪輕日夕憂懼今雖倭船出海漕舟過淮將來事
勢尚未可知也茲者循例條上便宜類皆商確於
總叅檢會於案牘者意見時有謬妄注措遂至乖
違徒知五公之技自謂一得之愚豈敢是已而非

人輒欲取新而去故萬乞開誠布公之餘務隱惡而揚善羣策衆思之際不因人而廢言衢室萬楹寧辭尺寸之木韶音九奏或更琴瑟之絃不勝幸甚幸甚

與趙大洲

某日寓燕山時時班行中覩公顏色友朋中聞論議竊仰公忠諒明潔超脫世累真有根器而又能克之以問學今所謂天下士者非公其誰某本鄙劣無足數惟好賢一念切於緇衣往歲公南謫時每念公昌言義色幾欲爲公執鞭而不可得也比聞道履至留銓舊家增重又幾欲致一書通姓名於記室徒以未同之言遲回者久之昨朋石兄過淮諭公起居且聞公亦似謬以某爲可與進輒敢具啓奉候幸垂照某本菲材承乏淮浦一籌莫展

重以師旅饑饉之後千里旱蝗財盡民窮恐外寇
未平而內變將作日夕憂惶計無所出萬乞不吝
條示俾得省改少逭罪愆幸甚欲言種種未敢盡

鄭公文集卷三

曾孫端胤校

